

烽火

瑶瑶

YAOPYAO WORKS

著

美人泪

只手遮天，她和他共赴乱世，决绝相守。
驰战沙场，她和他命运交错，忍辱求全。
你说良辰美景无心看，
我说拱手山河讨你欢！

上



乱世风云
死神游戏
皇权之争
血染天下



烽火美人泪

上

瑶瑶·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美人泪 / 瑶瑶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08-2832-4

I. ①烽… II. ①瑶…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451号

烽火美人泪

作 者	瑶 瑶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32
字 数	54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32-4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目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 灭门大劫
017	/	第二章 / 蛇蝎毒妇
033	/	第三章 / 火烧罗刹
047	/	第四章 / 雪天记忆
063	/	第五章 / 策马相随
078	/	第六章 / 从前现在
094	/	第七章 / 雨夜光芒
109	/	第八章 / 帝都杀机
124	/	第九章 / 仇怨相抵
140	/	第十章 / 初入帝都
156	/	第十一章 / 刁蛮小姐
172	/	第十二章 / 四大门阀
188	/	第十三章 / 冰释前嫌
200	/	第十四章 / 制造浪漫
216	/	第十五章 / 风云涌起
232	/	第十六章 / 初露锋芒

第一章

灭门大劫



“老大，没活口了。”

“想不到唐峰这老狐狸就算死，也不肯把东西交出来。”穿着劲装，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大汉拧起剑眉，走到那具眼珠子暴突的尸体前，冷哼一声，伸出满是泥污的脚，使出蛮力猛踩了尸体面门两下，等那尸体的脸都变形了，再把自己的弓拉满，朝着尸体左胸口又是一箭。

“阎王爷今儿有得忙了。”中年大汉指着所有人道，“给我仔细点，天亮之前让我再见到活的人也好，畜生也好，从这里走出去，阎王爷也不介意多点几个名，多收几个人。”

旁边的年轻人看他眼中闪过利光，心领神会，朝着门外其他人一招手，一声低吼：“一人赏他们几箭。”

话音落，一大队人手持弓箭就开始在逐烽山庄扫荡，就连墙角惊慌蹿出的耗子也结结实实挨了一箭，和养活它的“主人”一起奔赴黄泉。

杂乱的脚步声就这样敲击着唐潇的耳鼓膜，她很不爽地睁了睁眼睛，只见几个人影闪过，她又不耐烦地闭上。

这时却听到有人对同伴吼：“这小丫头片子还活着！”

“这是唐家大小姐！”那人拨开同伴，舔着溅了血渍的嘴角，猥琐地笑起来，放下手中的长弓，搓着手道，“让我来解决她。”说着就朝地上身着纱衣、面色发紫，但五官特别精致的少女走过去。

他伸出魔爪，几下就将少女身上的衣服扯烂，看着女孩颈部依旧发紫但却细腻如玉的肌肤，想入非非。

唐潇不禁蹙眉，家里怎么那么吵？她快累死了，谁能让她清静一下？

昨晚，×国恐怖分子将一种秘密病毒释放，一夜之间她的实验室就多出了几十具尸体。身为被特种部队破格录用的首席法医，为了那可观的奖金和所

谓的一世英名，她可是对着那些被病毒侵害得面目全非、酸臭腐蚀的尸体一整晚，绞尽脑汁想要研究出这种病毒的致死途径。

凌晨，她借着出去吃早饭的机会，才挤出些时间回家躺一会儿，等一下醒来还要继续面对不停送进实验室的尸体和解剖分析报告。

“嘿嘿……呵呵……”

耳边的声音又大了，唐潇很不耐烦，猛地睁开双眼准备冲过去对电视一阵敲打，一睁眼却看到一个黑瘦的年轻男人，梳着简单的发髻，一脸放荡猥琐样，张着满口黄牙的嘴就凑了过来。

基本上是条件反射，唐潇一抬腿就踢中他的要害，紧接着反手扣住对方的手腕，另一手挥起直插对方双目。

男人一声闷哼，捂着灼疼的双眼倒在一边。唐潇从地上爬起来，却发现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房间，房间的三面墙上全是从各种角度喷溅上去的血迹，有的呈暗红色，有的呈紫色，有的呈黑色。很明显这些血中含毒，只是毒的深浅不同，毒性也不同，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再看看地上，残肢断臂比比皆是，血迹拖拉的痕迹几乎让整个地面没有干净的地方下脚，而就在刚出门口的位置，一座小小的尸体山积累起小塘一般的血水洼，血腥味的密度都快赶上氧气了。

应该是为了一个人能够轻易搬动，或别的什么原因，尸体中大部分男性都被截肢了，女人因为体重较轻都是全尸，不过，多是姿势诡异，赤裸着全身。不难看出这些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胸口的位置都有一根羽箭。

也算见过无数尸体，也曾随着特种部队出入战场，此时，唐潇却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骂了声“畜生”。不过没太多时间让她惊讶和观察，刚才那个男人已经缓过劲来，从后面将唐潇挟持住。

“这丫头醒了！”

门外正在朝着尸体泼火油的同伴探出头，不假思索地说：“他妈的，叫你别玩了！弄死她！老大他们在山下等着，出了岔子，咱们就得一起见阎王。”

男人朝着继续泼火油的同伴咧嘴阴笑，伸手就掐住唐潇的脖子：“捏死她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唐潇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使出全力，也只有使出全部力道才有可能将身后这个男人致命，一分钟后就她将缺氧，力气减弱，接着眩晕……可是，她看看自己的脚。

为什么自己的脚会这么小？这不可能会是一米七的成年女性该有的尺码，而且刚才晃眼间她瞧见身后的男人也最多只有一米六。看看影子，自己竟矮他有一个脑袋。

她没时间想太多，咽喉处已经开始干涩了。突然，她瞧见自己的左胸口处居然从里面伸出一支箭来，银色的箭头上还有一个类似火麒麟的标志。

在逐渐明晰的窒息感中，唐潇没有拼命挣扎，而是抬起自己的小手，抓住胸口处的利箭，干净利落地一把拉出，动作连贯，一气呵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男人一愣，手指跟着一松，唐潇手中还带着紫色血液的箭就挑断了他脖子上的大动脉。

鲜血“噗”一声喷出，溅了捂着自己伤口的唐潇一身。

人体结构有谁比她更了解？要怎样避开危险不死，要怎样一招致命，怎么可能难倒她这位首席女法医？

别以为能抱着几具尸体睡觉，接受过体能搏击训练，就能跟随特种部队去那些昏晃研究怪异的尸体。在和他们一起遇上恐怖分子，或被绑架要挟时，最终能保她一命的往往是她手中的解剖刀和对人体结构的熟知……

“别动！”听到房间里有了动静的另一名男人，站在门外拿弓箭指着唐潇。他正好奇一名中毒重伤的十三岁少女，如何能将自己身经百战的同伴轻松制倒时，却看到对方横在一边，血如泉涌。不是制倒，是致死。

就这么一小会儿工夫，唐潇刚才从箭头上抠下来的火麒麟金属标志已经借着刁钻的角度飞出，带着一丝凌厉，插入了他的太阳穴……

“嗖——”男人倒地，“箭”斜斜地朝着苍穹射去。

唐潇不知道这两个男人口中的“老大”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她知道要不被杀死，就不能待在这里，很快那些人就会因为等不到同伴而折返回来，但是她又不能通过下山的山道离开。

这时她脑海中灵光一现，逐烽山庄后面应该有一道峭壁。

逐烽山庄后山的峭壁并没有唐潇想象的那么陡峭，而且现在时值七月炎夏，即便是晚上，气候也很温和，岩石上也算干燥。这和去珠穆朗玛峰顶着风雪和被冻死的风险相比，和去攀岩练习场爬九十度甚至一百八十度的岩壁相比，简直就是在爬楼梯而已。只是需要倒着往下，且很长。

大概快到黎明的时候唐潇终于瞧见了底，谁知心口处一阵钻痛，像是毒发了，她不禁手下一滑，竟直直地摔了下去，还好身下是软软的青草。

唐潇的从天而降，吓了似乎正要进山的猎户张吉和他的兄长张野一跳，他们忙举起手中的长矛，看着草地上那如小豹般的少女，低吼：“谁？！”

少女眼中闪过机灵的光，见他们穿着裁剪粗糙的兽皮粗衣，又拿着做工一般的长矛，就知道和那群人不是一伙的。

张吉挑了一下眉眼，收了长矛，叉起腰对身边的张野说：“嘻嘻，大哥，我没看错吧，这一身脏泥脸色发紫，还一副柔弱模样的人是逐烽山庄唐大小姐？”张吉手指指着唐潇，一脸贱笑，“平时那股嚣张劲儿去哪里了？”

张野将长矛伸过来，挑开少女脸前凌乱的发丝：“嘿，还真是唐大小姐。”

唐潇看他们眼神中全是幸灾乐祸，她猜想狼是不会对圈中羊伸出援手的，于是，她一手捂着疼痛的胸口，一手在草丛中摸索，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当暗器的石子树枝。

张野说着看唐潇的手很不安分，长矛一掷，就直直插到了唐潇的手掌上，白皙细嫩的手上立马多了一个血窟窿。

张野猛抽回长矛，唐潇手指动了一下，咬紧牙关，没为这点痛哼出声，只有凌厉的光在眼中闪了一下，盯着张家两兄弟。

张野打量着脸色发紫的唐潇，看她眼神骇人，对张吉说：“咱是靠打猎维持生计的，可不能什么也没捞到就回去！这想把狼啊虎啊的野兽引出来，应该要点饵，既然大小姐落到我们手里……嘿嘿。”他贼笑着给张吉递了一个眼神。

张吉默契地点点头，拿出一根麻绳，上去三下两下就把唐潇五花大绑，拖住她一条腿就朝深山走去。

唐潇默不作声，只忍受着胸腔里钻心的疼，她从露水、杂草、石头、泥泞、鸟屎、野兽的排泄物上被拖过，一直被拖到了深山之中一块较平坦的草地才停了下来。

张吉说：“就这里，上次进来就是在这里发现了狼群的足迹。”

张野点头，咧着大嘴，从腰间抽出匕首，蹲到唐潇跟前。此时唐潇已有些昏昏沉沉，她不知道再不查出自己中的什么毒，还能活多久……

“刺溜！”这时，张野用匕首在她大腿处划出一条血口，又是一声“刺溜！”另一只大腿也有了一道。

好吧，还想什么毒不毒的啊，不出半个小时她这小身板就要和前世今生的亲爹亲娘见面了。还什么狼不狼群的，来就来了吧，死在这深山老林里，大不了就是死后也变成刚刚蹭在脸上的排泄物。

张家两兄弟把奄奄一息，看上去也没什么生存意志的少女就扔在那里，估摸着她也跑不了，就去旁边又猎了两只兔子，割破了颈子，到处洒了血，也扔在一起。然后手脚麻利地在周围设起了陷阱。

夜很清亮，有几声野狼的叫声从树林更深处传来。

张家两兄弟知道自己的“诱饵”就快被狼群发现了，激动地躲到了一旁的草丛中，计算着一只狼剥皮拆骨能赚多少钱，一人又可以分多少钱。

冷风从身边呼啦啦地刮过，一会儿，漆黑的周边渐渐出现了几双犀利的红色眼睛。

张吉激动地起身，张野立马把他摁住，打着手势让他等狼进了陷阱再上，至少将唐潇吃掉之后。他们可等着看一场真正的饿狼扑食。

很快，在草丛的窸窣声中，少女已经看到了第一只狼的血盆大口。这只狼是狼王，是狼群中最凶悍的领袖，遇上猎物它会率先发起进攻，直扑猎物的要害，也就是咽喉，然后其他围在周围的狼群就会一拥而上，拉腿的拉腿，撕手的撕手，剥皮拆骨，很快就会将猎物吞得连骨头渣都不剩。

狼王完全忽略掉少女身边两只血淋淋的兔子，用充满杀气的眼望着她这顿美餐。狼王不会和这种柔弱的猎物僵持太久，它只是稍微踱了几下步，就朝着少女扑去！

这时，少女眼中迸出一股精光，在狼王用利爪将她扑住时，她的手猛地从绳索中挣脱，全力朝着旁边一滚，没有停顿的动作，爬起来，避开陷阱，就朝着张家两兄弟跑。

这时，狼王也朝着她追去，发出嗷叫，狼群听到狼王的叫声全都从阴暗里扑了出来，有的没避开陷阱就被夹得嗷嗷惨叫，其他的就拿出双倍力气，朝少女的方向狂奔。

少女大腿受了伤，只跑出了陷阱一截，就摔倒了，一路歪着身子朝张家兄弟滚过去。

张家兄弟瞧见狼群朝着这边扑来，却在黑压压的前方没发现唐潇，立马警觉地拿起一旁的长矛。就在这时，一个如豹般的身影从他们身前的草丛中蹿出，少女的身影显现出普通人不可捕捉的凌厉，一根树枝在夜色下，直直插进了张吉的脖子，连贯地抽出，又迅捷地插进没反应过来的张野的脖子！

就算拼得同归于尽，少女也要让他们一起尝尝被野狼当成小点心的滋味。

张家兄弟横在一边，鲜血如泉涌。少女转过身，跑出去一截，又捡了一

根树枝，摆出搏击的架势，准备左右开弓。这时，飞速追赶过来的狼，一个跃身，就朝她猛扑。

在被扑倒的那一刻，树枝插进了狼的身体，狼只低嚎一声，还想用锋利的牙齿撕碎少女！少女只能用尽浑身力气掰住那张血盆大口，和它僵持，但其他赶上来的狼，已经扑了过来。

强壮的野狼已经将獠牙扎进唐潇的肩胛骨，脚踝处也被撕裂得血肉翻飞……

她就要被扯去双腿，撕去双手，剥皮拆骨了……

就在她倔强地和死神僵持时，一支银色羽箭直飞而来，擦过她的发丝，“嘣”一声扎进了眼前这只狼的身体。从这面进那面出，可见力道一斑。

“嗷嗷……”狼嗷叫一声，朝着旁边栽去。

少女还没坐起身来，一只狼马上又补上先前那只的位置，她抬起瘦小的胳膊，条件反射地去挡，只听咔的一声，似乎是骨头断了。

又是疾风般的一箭，两箭……

不远处传来一阵乱蹄声，接着，就在那几支箭射来的位置，无数支箭飞向少女的身边。她就在箭雨中，看着疯狂扑来的野狼在身边“扑通”“扑通”一只只倒地……

看着最后一只狼倒地，在地上抽搐着，少女撑着自己的小小身躯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望着林中。

一个富有磁性的男声从漆黑的林中传来：“这次收获不小。”

一名士兵率先从林中走了出来，用剑指向对面脸皮发紫、浑身血肉模糊，还勉强拖着腿、耷拉着手臂站着的少女说：“报上名来！”

“我……”她声音清亮，却没说完，就栽倒在地。

看着倒地如烂泥的唐潇，穆逸辰从阴暗中走了出来，月光下，他眼眸漆黑、明亮，带着清灵的光，一身白色水纹金丝袍，气质清雅中带着高贵，长发漆黑如墨，用一支玉质细腻的白簪束起。

他骑着那匹上等白驹，走到唐潇面前，看了看自己率先射中的狼王，又瞄了眼不远处张家兄弟脖颈处一招致命的伤口，最后还不忘低头端详那个看不清脸的少女。

一会儿，穆逸辰拉了拉缰绳，对自己带来的人说：“把所有猎物都带回去。”

士兵将领拱手答应，招手令人上前去将狼捆上马。

其间没人上前去查看唐潇的伤势，她孤零零地躺在草丛中，脸上没有一丝生气，嘴唇却还倔强地紧抿着。

临走前，一直在马上的穆逸辰瞄着唐潇的身躯轻声道：“把那小乞丐也带回去。”

不知昏迷了多久，唐潇的细胳膊细腿儿被捆着，和几个孩子一起被扔在了推车上，就好像养膘的冬猪，等待着主人的宰割。

她还没死呢！她可没那么容易死！

侥幸活下来的唐潇，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她来到了一个和之前生活完全不同的地方，身在一个名为烽云的帝国。

唐潇现在的记忆，除了知道是逐烽山庄的大小姐，以及逐峰山庄是唐门外族弟子建立起来的，山庄一直和名门贵族、皇亲国戚、世家门阀做着暗器、毒器交易外，其他的还很模糊。

在那场大屠杀来临之前，这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唐潇是标准的飞扬跋扈、刁蛮任性，过着被爹娘宠坏，被向阳城所有人恭维，有着一百多个家仆伺候，一百多个师兄弟陪伴的美好生活。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她没一点儿预兆地被下了毒，并从身后中箭，而整个山庄的人也在同样的情况下全都奔赴黄泉。

而她呢，二十六岁，迷倒搏击术冠军、特种兵这类硬汉男人的风华正茂的女人，被特种部队破格聘用的首席女法医，就这么成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女。也不知道是喜是忧，不过啊，总算是在年龄上占了一些便宜，不然她真要心理不平衡了。

在推车的颠簸中，唐潇逐渐清醒过来。她的身边有五名同样浑身伤痕，甚至有火烙印的孩子。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五六岁，个个面黄肌瘦，赤脚单衣。唐潇吃力地从车上坐起身，迎面就瞧见一双漆黑的大眼睛正盯着她，面容呆滞。

一名壮汉背对着他们在拉车，只走了十几分钟他们就拐进了一道朱漆大门里，壮汉停下拉车的动作，换上点头哈腰的模样朝着一旁的侍卫走去，狗腿子般地佝偻着水桶腰，说：“侍卫大哥，人带来了。”

估计这家的主子也是什么非凡人物，侍卫看也不看壮汉，问：“还剩多少个？”

“五个。”

侍卫扔了一粒碎银子给壮汉，说：“先去把那些处理了……等下再来给他们收尸。”

苍穹之上卷着黑云，清风凉飕飕地吹过，五个体无完肤的孩子，赤脚跟着侍卫穿过一道又一道门，来到后院。

穆逸辰一身白底青纹金丝袍，斜躺在一张金漆绿宝石装饰的榻上，面容温和，狭长的眼角挂着一丝轻笑，仿佛在等待观看一场精心编排的歌舞。

“滚进去！”侍卫用枪尖顶了下孩子的后颈，闪着寒光的锋利枪头立刻就在稚嫩的皮肤上留下一道血痕。

唐潇看着头顶的“罗刹冢”三个字，咬了咬牙关。罗刹冢，罗刹冢，就连罗刹也会葬身于此，罗刹冢中内设十八个台阶，有刀山有火海，每一阶都是一种酷刑，任凭你是神是魔都无法承受。

她和孩子们看着门后像地毯一样铺开的火红滚炭和火炭后层层叠起的黑石台阶，都踌躇不前，最后干脆一个个拉起手来，互相传递着力量，身体绷得笔直，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

“哟，还敢逞强！”侍卫挑起眉眼，鼻腔里冷哼一声。

这时，其中一个孩子撒开了同伴的手，朝着身后逃去。“想跑！”侍卫怒喝，手上长枪一挑，就刺穿了那孩子的胸膛，孩子小尔的身躯被连贯地抛起，落到门后台阶下直指苍穹的利刀上，只留下一声冰冷的“嚓”！

“天啊！”孩子里发出一声惊恐的低吼。“滚进去！”侍卫却收起长枪，一脚踹在其中一个孩子的背上，孩子一下就朝着滚烫的炭栽去，又连续几脚，另外几个也被踹了进去，只剩唐潇。

滚烫的炭冒起烟，孩子们身上的衣衫被点燃，火光映向清亮的天际，皮肉烧焦的味道也扑鼻而来，孩子的惨叫哭喊声响彻天际，热浪翻涌过来，提醒着唐潇，死神在招手。

而穆逸辰就坐在那股烟后，神情自若地望着这边。

“你也给我滚进去！”侍卫吼道，正抬脚要踹来，唐潇却一个箭步冲进了火海，穿过已被烧成一团火的孩子，大步跳跃，想去台阶上，却不料身后的侍卫朝她掷来了铁钩，只觉背后一阵冰凉一阵刺痛，少女就被拉入了火海。

铁钩猛然收回，带起几丝血肉，所有人都看着少女，看着她在火炭中翻

滚，以为她也将葬身火海，少女漆黑的眼眸中却闪过一丝光，猛地撞向台阶，停下来后，几下就将火苗蹭灭。左右有刀山，身后有火海和死神的爪牙，唐潇没等侍卫再有机会将她拉回去，就朝着前面猛跃而去。

她歪歪扭扭地停在黑石台阶上，一支羽箭却带着疾风，“嘣”一声插在她脚趾前，好像要阻止她往前跑。

穆逸辰就站在原来的位置，举着弓，眼神冰冷地看着这个不知前路是何种酷刑的十三岁少女。

唐潇不管不顾，决定穿过这些地狱的台阶。接着，她又大力跳了一步，到了第三级。“砰”一声，头顶悬挂的麻袋炸开，一团黝黑的东西落到她身上。

“嘶，嘶……”上百条蛇吐着芯子，释放着骇人的气息在唐潇身上纠缠。

十三岁的少女显得异常镇定，拿眼睛四下扫了下，也不管脚下踩到了什么，就朝着那柄长枪的方向跳去，就在拿到枪的那一刻，余光处有一条蛇猛地弹起，她只感到脚踝处一阵酸麻，整条腿就失去了知觉。

少女跌坐在地上，黝黑的蛇吐着芯子将她围住，她还是眼神坚定地举枪，一枪一条，将它们钉死在黑石台阶上。

这时，一盆水从天而降，唐潇只觉得口中很咸，刚反应过来是盐水，浑身上下大大小小的伤口就传来撕心裂肺的疼！

她只闷哼几声，继续拼了命倔强地支撑着自己小小的身体，向前爬行，两条腿不知被蛇咬出了多少窟窿，脖颈上也被缠上了好几条，它们冰凉的身体在逐渐收紧，她能呼吸的时间越来越短，能呼吸到的空气也越来越少……

紧接着，台阶周围“砰”一声燃起了熊熊大火！

体内余毒未清，蛇毒还在蔓延；旧伤口未好，火炭还在烤着。唐潇总算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冰火两重天了，而且在最后一段生命里，她就快成别人的烧烤了。

火噼噼啪啪地烧着，苍穹之上的云层猛地翻滚了一下。

突然，“啊——”少女一声凄厉的吼，让在场所有人都怔住了，他们无法想象，这居然是从一名即将死去的十三岁少女身体之中发出的。

这时，少女突然翻了一个身，手又触碰到了下一个台阶。然而，一股浓烈的硫酸味却钻进鼻腔，甚至有一滴不安分地溅了出来，滴到黑蛇的残肢上，立马冒出一股刺鼻的味道，蔓延出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少女忽然发出几声笑，带着些绝望，但更多的是倔强！

余光里，一个白色的身影闯了进来，穆逸辰就站在“刀山”之后，眼神复杂地望着这名垂死挣扎的少女。

穆逸辰盯着再次与死神抗衡的唐潇，眼神中渐渐蓄积出从未在人前显露过的波澜，似乎想了很久，才轻启薄唇，说：“驱蛇，带她回去。”

“啊？”侍卫以为自己听错了。此处是皇室的地狱，九皇子就是这里的死神，生死都在他手中，但不管进来的是什么人，都未曾走出去过，今天为什么就……

“听不到吗？”穆逸辰看着只有一口气的唐潇，问身后的侍卫。

“小的、小的马上办！”侍卫连连答应，招手让所有人过来驱赶毒蛇。

穆逸辰坐在榻上，看着烂泥一般的唐潇被抬下台阶，放在地上，又看着侍卫们清理现场，突然，他起身走向满是焦炭的院子，一步一步，目的地赫然是那少女的位置。

所有人都投来惊讶的目光，平日里，他可是不允许一点儿污渍污染了他洁白的袍子，更何况今天这些污渍里还带着亡人的灵魂……

白色华贵的袍子被染上炭色，穆逸辰从怀中取出一个青花玉瓷瓶，塞进唐潇紧攥的手中，又拿出一枚药丸，放进了她发紫的双唇里，最后拍拍手：“推走。”

他定定眼中冰冷的神采，挥袖而去。

“是！”侍卫答应，将少女扔上推车，朝着牢房咕噜噜而去。

一个月后。

唐潇坐在潮湿的牢房中，望着外面的雨夜。她手里握着一个青花玉瓷瓶，身上的伤多亏了这瓶金创药，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也不知道是不是阎王爷或者死神特讨厌她，她身上原本未解的余毒和蛇毒竟然自己解了，将她撵回了这乱世。

都是这瓶药的功劳吧？可她却记不起是谁给了她这个青花玉瓷瓶。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唐潇已清晰地了解了这个如地狱的帝国，也知道逐烽山庄和以炼毒为生计的萧家，在向阳城举足轻重的位置。逐烽山庄被灭门，其中定有着错综复杂的隐情，但她最关心的还是山庄外出采购的人员，是否也没逃过这灭门大劫。

皎洁月光投进牢房，守牢的壮汉挺着大肚子站在牢门外，朝唐潇扔进来半

碗白米饭：“吃饭！”壮汉别着被鸡肉塞住的牙，看唐潇一动不动，闷声停下动作，取下腰间的马鞭，“九爷还没让你死！给老子乖乖吃饭！”

唐潇用骇人的眼神看他，就好像要在他身上点燃一把火似的。

“嗨！”壮汉被盯得发毛了，走近一些，“啪、啪”就是两马鞭，见唐潇还是缩着瘦小的身体不动，更为恼火了，走得更近，又是一鞭，“嗤！”但是这鞭，落在唐潇身上时，她死死地抓住了，然后往自己的方向竭力一拉，壮汉就像个球似的朝着牢门滚了过来。

壮汉“砰”一声撞在栅栏上，正要开口说话，却看到一截青花瓷片插进了自己的脖子里，鲜血滋滋往外冒，他一双眼睛瞪得老大，朝着唐潇伸了两次手，就断了气。

唐潇动作麻利地将他翻了个身，用他抽进来的马鞭挑起腰上的钥匙，打开了牢门。一出牢门，她就朝着之前去罗刹冢的反方向一路狂奔。

跑到尽头时就看到两名身着铠甲的侍卫守在门口，心中正想着如何对付时，两道银光不知从什么地方射了过来，一下就将两名侍卫击中，顿时，出口失守，跟着就听到有人唤她。

“唐潇，是我们，我是唐聪！”

“大小姐……我是唐媛，这里……”

这唐聪和唐媛原本是郊外村落里的流浪儿，六七年前，唐峰携家出游，在回来的路上瞧见他们正被人欺负，一脸可怜，唐潇对爹爹撒了个娇，就将他们带回了逐烽山庄收养。

唐潇随着声源找去，发现这漆黑的雨夜中，有两个人披着蓑衣，一身劲装，像豺狼一般隐没在屋顶。看身形是一男一女，大概都十五六岁，少女在向她招手，看少年一个跃身跃了下来，也忙跟着过来。

“你们都还活着！”看着记忆里熟悉的脸，三人都欣喜不已，可在虎口却不适合叙旧。

“嗯！说来话长，我们先离开这里！”

唐聪警觉地看了看漆黑的周围，就和唐媛默契地护住唐潇，朝着这座府邸后门狂奔逃离，外面不远处就有两匹上好的红枣马等着他们。

雨夜中，三人逃出去之后，跳上马，就朝着向阳城的主干道——簇阳大道狂奔而去，再穿过百舞街，就直奔城门。

“师妹，你先带大小姐回去，我去买点药材和食物。”唐聪在城门口拉住缰绳交代道，“多留点心眼，照顾好大小姐。”

“嗯！”唐媛点点头，脱下自己的蓑衣披到唐潇身上。唐潇比她矮半个脑袋，坐在她前面，见她将自己的蓑衣给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推了推。

“大小姐，你披上！你可是千金之躯！”说完，唐媛拿出丝巾擦了擦唐潇的脸蛋。唐潇看她眼中满是认真关切，也就将这好意领了，接着唐媛就甩起马鞭，朝城外而去。

唐媛带着唐潇一路到了城外一里处的村庄，推开一间茅草房的门，对她做出一个恭请的手势，说：“大小姐，请。”

唐潇走进去，屋内烛火跳动，虽然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张席子，但已让她感到了一丝温馨。

“大小姐，上个月我和师兄出门收购玄石，那批玄石是私货，所以没对外张扬，才避过一劫……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和师兄打听过了，其他出门购置材料、药材和办事的师兄弟……都没逃过这一劫……”

唐媛说着将一套干净的衣服放到唐潇身边，不敢去看她的眼睛，声音逐渐沙哑：“他们客死异乡……我们、我们回来就听说山庄出事了……差点儿被人发现……前段时间听说火麒麟营的人进过山，说是去打猎，但是哪有那么巧，那个时候去打猎！村里的老乡说见他们带回来一名少女，我和师兄猜想会不会是你，就打算去火麒麟营，想要探个虚实……”

说到这里，唐媛没忍住，像个小孩子似的抱着浑身脏兮兮的唐潇哭了起来。

唐潇拍拍她的背，以示安慰，又蹙起眉问：“火麒麟营？”

“是啊！”唐媛收起哭腔，从包袱里拿出一支带有火麒麟标志的银箭来，“九皇子的火麒麟营，这些箭一开始还是从我们山庄定做的，一年前才给了李家做。”

唐潇拿起箭端详，重复道：“火麒麟营！”

“火麒麟营是九皇子穆逸辰直接掌权的军营，会处理一些特殊的事。”唐媛说着情不自禁地凑到唐潇的耳旁，“名门望族如果出现一丝背叛朝廷的痕迹，火麒麟营就会让其秘密消失，如果有人侥幸逃过杀戮，一旦被追捕到就会送进九皇子罗刹冢，以奴隶或乞丐的身份被折磨至死！”虽然朝廷用奴隶和乞丐的身份掩盖进入罗刹冢之人的身份，但事实却无人不知。

“哦！”唐潇轻声答应后默不作声，眼眸明亮，盯着那支银箭，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